

# 南洋周刊

13

祖國石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每冊三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VOLUME 9204203 SWHYJ•



草裙舞

均表。形左動以魚之手此站特烈。裙人  
 爲示下，圖作往，表半動懷殊之其舞之H  
 每棕右乃雙亦往乃示垂作中風情動。通U  
 舞欄圖代手爲將天。相最，味感作歐俗L  
 不樹雙表相表之然善登憤乃。及美舞A  
 可。手一合演列環島，用表卜而表各，L  
 缺以上草作時人境上即。示左含情地吾乃  
 少上下舍一常舞使土一上圖有富均人夏  
 者各灣一人見蹈然人魚右恩雙自有甚稱威  
 也動曲意。香游圖。手然極風之夷  
 。作，思字下此是捕。雙，緊界強行草土



語頭卷

略述馬華文壇動向

編者

戰後馬華文壇的寫作者，有一個時期曾經熱烈與奮鬥，人們曾經寫出了許多論述和創作的文字，使人感到那是新生文壇的好現象而對它抱有很大的期望。但這時期的現象是短暫的，寫作者的熱烈與奮鬥也只是短暫的，猶如曇花一現。聽說國內文壇上也有同樣的現象，勝利後的最初期間，全國各地也曾經有過熱烈的文藝復興運動，許多新穎的寫作者都熱心地活躍過。曹湜何時，也都前氣不絕地萎靡下去了，直到現在，各訂期刊物關着材料荒，雜誌着內容空疏，報紙關着上論糊塗，而許多出版物尤以過奇銷售關係影響到大都病態支離，紛紛呈現着不健康的現象。雖然這期間僅有着許多多維型的小品刊物層出不窮，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生而秋死者，擠其原因，據說是受畸形社會的影響所致，因為一年來各地社會秩序混亂不堪，人民生活大多困難困苦，夫却保障，而文化界又因復員遲延，致形成游移波動的狀態，這在國內情形如此，在海外如馬來亞一隅，多少也有着同樣的現象。

我們以為目前社會所有波動的現象，事實上已成為不能避免的痼疾，而且短時間的演進演變也是每一個時代更換過程中應有的現象，此種現象未必不是在孕育着新生命的胚胎，就其地地認為是新事業正在嘗試與改造中也未嘗不可，所以認真說來，這現象并不一定是不好的或具是使人失望的。不過就最近馬華文化界活動的情形觀察起來，我們倒有點關心它未來的命運，究竟戰後馬來亞文壇在實質方面與進步或落後？將待發展的前途視可穩定或不穩定？倒是值得在這時候予以注意的。論處境現在文化界的活力應該比前強得多，可以發展的範圍照理也應該比以前來得廣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目前一般寫作者竟有意地趨於消沉，也都不願從事於文學的創作與評論。雖然在各種刊物上，此外各種關於社會的文化建設運動，也都熱心熱烈。許多關心馬華文化動向的人士時常感嘆似地說：「為甚麼報紙或雜誌上不專門開出一些教育、婦女、體育、音樂、戲劇、工藝、等等專門地來，為甚麼不熱烈地鼓勵或提倡一下馬華文化建設運動，使馬華文化建設顯明而積極地走上戰後復興與發揚光大的道路？」有些人則感到眼前馬華文化界在文壇上的活動表現過於單調，因此懷疑到這環境上有着甚麼障礙，有些人則懷疑到這環境上有着甚麼障礙而為有關於政治立場者必引起甚麼程度的反感。總之，一切的一切，如果針對着現實，和現社會的一切動態有着直接間接關係的，亦無不直接間接與政治有着連帶關係，而現政局在動盪不安中，紛擾複雜的現象滿目，除非事事規避不問，處處顧左右而言他，則欲求超越自然，「悠然混世而不涉」，以達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儘量發揮文化界至大至剛的能量，以領導人羣，改造社會，實在是更難乎其難哉！

其實文化界之所以成為文化界，必須有「樹立楷模，轉移風氣」的魄力——尤其當世紀末的頹風侵襲人際的時候，更必須有不為清流所沮的意氣。本來，所謂思想與行動的分歧差別，在為大眾謀福利的作用上，原應有一個共同的主旨。莊子有句話說：「就其異者而視之，肝胆楚越也，就其同者而視之，則萬物一也」。我們對於當前國家社會的文化事業，似乎也應該用這種看法，則任何空派的複雜糾紛，都可以淡然處之。而文化界要怎樣發揮其有為的偉大力量，也都可以在百無禁忌。現在，由於國大制憲在進行中，奠定建國基礎的國家憲法即將由成立而通告而付諸實施，為切實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利計，文化界寫作者應立即振作起來，向着一切現實對象，說出我們所要說的話，勇敢倡導一切。我們以為寫作者在此時應當懷共「天高任鳥飛，海闊縱魚躍」的氣度，不要為黨派的私見所囿。何況在民主政治尚未建立之前，當局已將實行進攻於民，現在各黨各派中有些實際上自身還是不健全的，與其惟黨派之馬首是瞻，誠不如把握我們自己的意志。前此所謂民主同盟這一派，對於參加國大與否不是堅決表示通過與中共共同進退嗎？但結果民盟裏面已經有一部分開始參加國大，而其餘的一部分則已名存實亡，成為無主孤魂，像這種不倫不類的組織，居然也被稱為一個黨派，所以，所謂黨派也者，究竟有時是不值得予以重視的。

時事解剖

和平之門始終未閉

記者

雖然中共和其他少數政黨，認為國民大會的召開，就是和平之門的關閉，然而，中央始終不予承認，國民大會中，不但仍保留中共和其他少數政黨的席位，而且連主席團中，也有中共和民盟的席位，這可證明和平之門，始終就大開着，未參加的政黨代表，隨時可報到與會，這也可以證明中央仍希望和平，國民黨並不想一黨專政，大會中連國民黨旗也不掛，由這些小節上看來，也可以證明國民大會已放棄其一黨專政的政策了。

國民大會開幕後，已有一旬有餘，雖然還不會有甚麼清楚的目的，可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民主化的精神已相當表現出來，因為當主席表示希望大會通過政協會商所擬的憲草時，當即有山西等省的代代表，起而辯駁說：假如大會對政協會的憲草，不加討論而通過，實在太不民主化了，因為政協會的代表，不能代表全國，惟有國民大會才是討論憲草的正當機構。蔣主席當即補充說：彼也希望大會對憲草加以討論，代表有發表意見的自由，當然，主席這種解釋，是根據民主政策的，可是竟引起少數人的批評說：以蔣主席的解釋，假使國大不能通過政協會商所擬的憲草，乃是主席違反政協會的藉口。這真叫起左有做右的人難了，請問反對者，你們到底希望中國成為一怎樣政體的國家呢？你們口口聲聲說國民大會要一黨專政，蔣主席當即補充說：你們到底希望中國成為一怎樣政體的國家呢？你們口口聲聲說國民大會要一黨專政，蔣主席當即補充說：你們到底希望中國成為一怎樣政體的國家呢？你們口口聲聲說國民大會要一黨專政，蔣主席當即補充說：你們到底希望中國成為一怎樣政體的國家呢？

現在我們明白了，和平之門始終未閉，和談所以不能成功的因素，就是「少數政黨的民主」從中作祟，假如所有政黨，都能為國家利益着想，能以拿出大黨的民主精神來作政治的鬥爭，我想和平之門上，早就懸燈結綵，慶祝民主和平的告成了。誰在阻礙和平之門，誰在阻礙民主的大道，不難解答了。

民主和平之門，始終未閉，第三方面又活潑起來，馬帥對於赴延安的謠言，也不完全否認，而中共方面也承認和平之門未閉，那末，為甚麼不大家攜手兒邁過去，誠心誠意的談商，假如沒有誠意的話，乾脆也不必再進去，我們認為談商打打風風不能再掀起了。先問知已有沒有誠心，然後才決定進去或退，當然，我們希望每個政黨都應該這樣自問一下。

延安向那裏跑？

記者

和平談判之門既未閉，延安今後將向那裏跑呢？中共發言人日前在國大開幕前，曾一再聲明，如國大果真召開，就是斷絕和平之路，現在這句話已證明不對了，因為中共本身也認為和平之門未閉，又說：如國大果真召開，中共也將召開一個大會，以為對抗，但今日中共的國大也未召開，的確，假使中共果真也召開國大的話，那就是斷絕和平之路，今第三方面和中共均認為和平之門未閉，當然不能組織的自行召開國大。這是就政治方面說；如就軍事方面說：中共也不能召開國大，因為目前中共在延安設有小朝廷，然而中央尚未以分庭抗禮目的，如中共一旦自行召開國大，中共為保持其威信計，當然不容一國之內，成立另一非法政權，勢必迫而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劃除這一小朝廷，所以一般軍事觀察家論稱，中共如自行召開國大，政府將被迫進攻延安。

誠如一般軍事觀察家說：中共如自行召開國大，那就是割據稱權，分裂國家，即作中央與地方，可是人民亦不容坐視中共割據的行為而不顧，所以今後延安的歸宿，惟有取頭顱而歸，誠心誠意的通過第三方面的斡旋，踏進和平之門，其實，為了國家民族，雖不必通過第三方面，而自行奮勇的邁進和平之門，這並不是恥辱，相反的，我們認為是中共本身的一宗極大光榮的事。

事在人為，成敗在一念之差，今後延安向那裏跑，正隨與錯，僅一念之微，這一念之微，太危險了，但信理可以戰。

目錄

頁畫	時事攝影	編者
卷頭語	略述馬華文壇動向	記者
時事解剖	和平之門始終未閉	記者
延安向那裏跑	延安向那裏跑	記者
通佈全球的蘇聯第五縱隊	復明	如
蘇聯的藝術教育	黃落伍	宋
缺點與論大綱	流亡散記	曹
康妮：(歷史劇)(四)	一個不減問題的問題	妙吉
讀「戒殺釋徒之疑」之後	...	...
復活	...	...

勝一切，理智是不會騙人的，祇有人去欺騙理智，和平之門既未開，第三者和中共均應從半這機會，勿斷絕和平之路，和平門內的同胞們，正在熱切的盼望你們，他們準備以熱烈的情緒，歡迎你們踏進這健康之門！

### 聯合國大會瞻望

聯合國第二次大會開幕已久，最大的問題是裁軍，托管制，蘇聯首先提出各國在友邦內駐兵數報告問題，她認為軍隊駐紮在友邦境內，有干涉友邦內政的嫌疑，我們承認這句話，最明顯的，蘇聯駐紮於大連，中共就可以利用這一權，向蘇聯進兵，關於大連蘇聯駐軍問題，到現在還未明瞭，有的說蘇聯已退，但蘇聯未將大連正式移交我國，有謂大連已為中共所佔，但中共加以否認，真令人如墜五里霧中，我們相信，蘇聯並未撤退，假如撤退的話，她必然會正式聲明，尤其應該正式通知我國政府，遣大員去接收，如不肯而退或竟交與中共，權此內亂不已之時，蘇聯此舉不是干涉我內政而何。所以，我們很贊成蘇聯這一提議，並且希望英法美在會中報告蘇聯有否撤退出大連，如謂已撤退，究竟存與何人之手，如祇撤退而不履行正當手續，那末，蘇聯的責任尚未完畢，將來引起可能的禍事，應由蘇聯負責，滿地，長春等地的禍事，就是這製造成的，如蘇對大連也如法泡製的話，希望我代表在會中據理力爭。

至於托管制問題，目前情形言，所有殖民地，都在列強軍隊駐紮之下，托管制會如不及早成立，妥為善其後，則夜長夢多，將來恐難辦，先以太平洋各島嶼說：已經或將要走上武裝的路上去，一旦武裝完成，是不是甘心交出來給托管制會接收，必成問題，如托管制會不能善其後，那末，列強爭奪殖民地的鬥爭，必又將隨着激烈的展開，這又將成爲第三次大戰的導火線。

實在的，聯合國大會的問題太難辦了，已有的問題未解決，而新的問題又發生，希臘對於其國內的叛亂，是在南境內訓練，由兩國和南境內而向希臘進迫，同時希臘與保加利亞邊境間，也不安定，希臘面對三個惡惡的鄰邦，已是應付無方，再加上這三國的首領，還有一個更強大者在幕內指揮，無怪希臘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這一控訴，又將成爲聯合國大會中嚴厲爭論的問題。

### 遍佈全球的蘇聯第五縱隊

譯自 THE SPECTATOR  
September 6, 1946復明

每星期，不，每天，消息由各處傳來，證明現在的唯一能影響到全世界的組織是蘇聯。在巴黎和在聯合國的委員會和議會中，蘇聯代表對任何由西方諸國發表的提案都表現不掩飾的敵意，她，四月廿九日舉行私人談話後，巴黎和會的空氣已比較緩和了一些，這是應該感謝他們的，樂觀的發言人們說，莫洛托夫到莫斯科去的效果將對和平條約的通過有所幫助，對於這我們是應當注意的，但是，已由許多很可驚異的證據證明了蘇聯的以美，反美和反民主的活動，是多數人不能贊同的，英國必須調查這些活動，然後把他們的動機和目的加以考慮，最後使下最困難的決定：英國要採取怎樣的政策來對付它們。

在國際事務中蘇聯是「偉大」的不合作者，她加入了聯合國，但是在開會時總是做反對的工作居多。她也在和會中用了不少心機，但是，那些心機大部份是在反對方面的，至於哥本哈根的糧食會議，她的合作與否將使這會議完全成功或部份失敗，她竟「與眾不同」地不出席，她雖然也是波士頓條約的創立人之一，而該條約中有一條規定說全個德國應作一個經濟單位處理，而她現在竟斷然地拒絕任何方面的一致，她拒絕把她的佔領區中出產的較豐盛的食物和其他較貧乏的區域均分，她拒絕向盟方報告關於她的佔領區中的行政和其他的一切情形，因此，她得儘量地私自利用着德國的技術經驗而進行的兵工廠，可以在好幾個德國的試驗火藥基地試驗火藥——這些火藥已在好幾個國家的領空上飛過了——她還可以打撈德國的戰艦「尼西臘」號和其他的水面或水底的水雷艦，而它們是由聯合國一致通過要完全毀滅的，關於這些消息的真實與否是另外一個問題，無論如何，蘇聯不肯讓別人知道她在幹甚麼總是明白的事實。

關於上述的一切無疑地是很重要的，蘇聯的這種政策的發展將造成很大的災害，現在我們的工作是認清事實，儘可偵其無，不可信其有，強有力的政策必須以事實爲基礎，絕對不能建立在幻夢上，不論這幻夢是多麼的甜密，關於蘇聯政治活動的真實消息可由多方面得知，多數證明她不遵守條約，最近有一宗消息更加以嚴密的注意的是加拿大皇家蘇聯委員會關於在加拿大的外國間諜的報告，這報告的全文最近才送到英國來，這委員會是在一年前，在一個曾任加拿大蘇聯大使館館員的俄人伊格爾·高森可向加政府報告他本國的在加間諜被揭發後成立的，這俄人的誠實與否是有問題的，雖然是在加拿大的外國間諜的對案後，已表示對她完全信任了，至於他由大使館帶出來的文件的真實性也是毫無問題的，而委員會就是根據它們和許多證人的口供而下判決的，總而言之，他們斷定蘇聯在加拿大的秘密間諜工作已有好幾年的歷史了——包括加拿大她自己的力量在軍事上幫助蘇聯的時候——它的組織很迅速，它的爪牙深入加拿大的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每一部份，這間諜組織的行動是由莫斯科直接指揮的，此外還有中間代理人滲透在那大事的蘇聯使館裏，它的工具——取得加拿大公民實格的蘇聯人，都與在那兒經過精細的，科學化的訓練，假如此組織僅僅滲透在加拿大地，已經是很嚴重的了，但是蘇聯委員會還再三地聲明說，在美國，美國和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存在，因此，這當然不僅是加拿大的問題了。

據上述的報告說：由於加拿大公民——實際上他們都是共產黨員——的媒介，有許多秘密已由加拿大政府的各部門傳到蘇聯去了，這些秘密中并不包括原子彈的製法，因爲在加拿大沒有人曾得到它的全部製法，只是雷德，南，梅博士得到二三五和鈾二三三的標本，而它們都立時飛到莫斯科去了，蘇聯的關於雷達和 Radar (偵察飛機的方法) 的情報，很重要的炸藥和信管的製法，尤其是 C-4，信管的製法也都飛到莫斯科去了，總之，很多重要的，英美加政府須保持秘密的關於技術方面的情報，都被蘇聯知道了，而最令人不安的預兆是：蘇聯所最想知道的顯然是關於戰後將在英美加防務之間佔重要地位的武器——原子彈的情報，現在蘇聯和這些國家都還在形式或非形式的聯盟中，而她們都又曾不惜重大的犧牲，盡力支持地抵抗她們的公敵，爲什麼她——蘇聯對她們的防務要這麼地關心呢？



### 難道竟開不成嗎？

這問題可以不必答它，我們也不必諱言說在這世界上只有蘇聯才有第五縱隊，對於她在這兒所幹的間諜行動所應特別注意的：她竟執拗地用這樣的手段來對付友邦，並且她用的是效力強大而普遍的武器——國家共產黨，她的在加拿大的間諜組織的確是非常精幹的，蘇聯大使館是許多同樣而四佈的間諜組織（軍事方面的）的總部，以前它們是在陸軍少校埃可諾夫的指揮之下，後者曾以監督官的名義在與「加蘇互助聯盟」有關的工廠中活動，除此以外，還有不少其他的軍事情報分局，這些間諜網在其他國家的密佈情形究竟如何，各國政府也許不會知道，不過說得，我們必須想出一個方法以對付那些不法的加拿大公民，現在加拿大所用的方法是：組織或控制各種聯合會，例如加拿大科學工人聯合會

一、在工會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和制訂少年活動份子及國際交際會等，這些處置在宣傳上是極重要的；除此以外，還須在公共場所爭取地位，這些方法，顯然是有很大的効力的，並且它們已達到了目標：「使在他國指揮之下工作的加拿大共產黨——得到加拿大公民資格，蘇聯人反抗他們的祖國」。關於這前進步的伊格爾，高森可說是一個好例子。

上述的方法，顯然地並不是僅僅加拿大才需要它，它已得到若十效果，英國當然也很可利利用它，最有利的方法是，把工黨團結起來，加拿大的工黨拒絕和英國的共產黨來往是很有趣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勞動組織的目的，是顯而易見了，英國的工黨應該知道，它雖然拒絕被共產黨作政治方面的利用，但是危險性減少得并不多，工黨中負責的領袖如果知道勞工糾紛是怎樣地被煽動的話，不但有益於他們的祖國，並且還有利益於他們的工黨呢，無論如何，對付第五縱隊的方法是已有了端倪了，最要緊的是認清事實而不要幻想，蘇聯的策略將達到有系統的對敵的策略（性質是不相同的），而這些策略當然是有效的，同時，莫斯科應該知道，她所幹的把戲已被人拆穿了，再者，貝文先生將要，並且必須繼續和英洛諾夫磋商，使彼此發生親善的關係，也好像那些陰謀家知道他們的苦心經營是多餘的，這些方法收效雖然不快，但是除此以外可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 蘇聯的藝術教育

如琳

蘇聯的公民從孩提時期起便開始接受藝術教育。在托兒所中三歲半以下的嬰兒，便有所謂「意識訓練」的課程，以養成欣賞藝術的能力。嬰兒學習簡單的歌曲，詩，韻律和色彩的遊戲，藉以導進聲，色，和運動的世界。在幼稚園時期，便用較深一步的藝術遊戲，繪畫，雕刻，和學習較複雜的舞蹈和歌，以發展其手藝和想像。到了八歲開始受正常的學校教育。此後，在職業同盟和教育委員會之間經常地開辦嬰兒在其生長中之正常的進展。

蘇聯的初等教育分七年制學校和十年制學校兩種，後者在現代最為流行。從八歲到十二歲的班級相當於小學教育，從十二歲到十五歲的班級相當於中等教育。十年制學校最初七年與七年制學校相同，最後三年是大學的預備教育。

對於那些在藝術上有天賦的兒童設有特殊的學校。兒童得於八歲時進這種學校，但通常大多到了十二歲才准入學。列寧格勒，莫斯科，伏龍芝和基輔的藝術學院現在都有特為八歲兒童而設的藝術學校。在這些學校裏，兒童接受正常的普通教育，另外增加藝術的學科。到了後期，他們每天有三小時或三小時以上的志願進修的藝術訓練，兒童到十五歲時止一切的教育，不論進修學校或是初等中等學校，都是義務的。從十五歲至十八歲這三年中，才須繳交為數極少的學費。於必要時學生得請求津貼。

現代在一切普通教育制下的學校，藝術訓練被視為教育中的主要部門，但在實科學校高年級課程中，海峽祇有一二小時的藝術課。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兒童都能夠成爲一個藝術家，而且並不是所有的學校都能夠得及格的藝術教師，所以便把藝術訓練組成課外的科目。在學校教育裏，祇供給兒童以認識藝術的機會，而在各種學校社團，青年會的俱樂部和文化館中，設有如藝術，音樂等特殊的科目以兒童加深其對藝術之知識與興味。在一切較大的都市都沒有青年會。就中以列寧格勒的青年會組織最完善，牠設有音樂，文學，繪畫，造型藝術，舞蹈，劇場及工程技術，造船，鐵路及飛機模型製造，動物學及植物學等等的社團組織。延請當地最優良的教師來設計和組織各種班級。有名的藝術家，科學家，和技師時常自動地參加指導。在一切普通學校裏，藝術功課都是由對藝術有特殊興趣和受過專門訓練的教師擔任的。那些志願充任藝術教師的人，可以在各個訓練中心和藝術學校裏選擇科目，而且可以從莫斯科中央兒童藝術教育前備得教育和經常的幫助。這個組織是專門負責這種工作的，在蘇維埃聯邦其他人口較多的都市還有大約一百個同樣的組織分設。這個莫斯科的中央前備隊對教師和藝術團體的領袖加以教育，寄發課程綱要，工作的範本，和供應必需的教材。

此外有許多專為兒童而設的正式的藝術的學校，其中六十間是二年制的，學費極少。

如果初級學校的畢業生決定從事藝術，音樂，劇場藝術，文學等的事業，那麼他可以進職業的或專業的技藝學校，全國總共有一百零五間這一類的學校，在那兒他可以在十五至二十歲的期間，接受專門的訓練和繼續他的普通教育。這種技藝學校每年進相當於美金五磅的學費，成績優異或是獲得獎金者可以豁免。這些學校隸屬於輕重工業委員會，或是教育委員會。

然而，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有許多中等學校的畢業生可以進免費的工業訓練學校和技藝學校。而在戰前中等教育制度裏，變美的藝術社團已成爲一個特點。在不久以前，工業學校還聯合發起一個藝術競賽會，吸引了差不多幾千個愛美的藝術家和演員。在說，蘇聯的教育制度是極端彈性的，隨時設計適應當前的需要。例如在戰時，在四十個大小都市中，新增加了大量的音樂和戲劇的研究所。

企圖成爲專業的藝術工作者的學生，可以從這種中等教育制度的技藝學校，再進高等教育的專科學校和大學。進這種學校須經入學試驗。訓練時間由四至五年，最後在兩年裏，學習時間百分之四十是專注於專業的實習工作。學費每年從三百至四百盧布，約等於一個學徒的每月最低的工資，但學生成績優異者豁免，而且還有公費及獎學金的制度。本來在戰前一切高等教育也都是義務的。現在之所以要徵收學費，顯然是國家的政策希望那些對藝術或科學沒有天賦的學生，放棄了一般的普通教育，而走進工業方面去，那些工業學校現在還是完全免費的。

在一切學校，專科學校和學院中的藝術教學法，自然不會相同。有些藝術教師還以爲臨摹是最好的方法。但大多數的學校都採用比較新的教學法了。兒童被鼓勵自由去表現他們的想像，沒有自我意識地去接觸藝術，自由去繪畫，表演，朗誦，把它當爲是他們的生活中的常態之一部。

神與性在兒童的繪畫中仍佔有地位，但是現代蘇聯兒童的藝術，其特色在於對近代生活之高度覺悟性，和對近代科學與技術的熱愛，戰爭的戲劇之愛好。祇有在最後的階段裏，青年的藝術學生才被鼓勵和教導去精練他們的認識力，意識地去接觸結構，透視，解剖諸如此類的問題。這是技藝學校，專科學校和學院中較高級的工作。在一切專科學校中，達到這些高深研究的方法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他靠著個別的教師，和學校裏的傳統。例如列寧格勒的藝術學院一向嚴守學院派立的克爾學院等則在社會主義的範圍裏緊隨着傳統的民族文化的進展。

蘇聯藝術學校的一般教育設備近來已大爲增進，學生的質素亦提高到大學標準相同。他們學習着社會經濟理論，哲學，藝術史和美學原理。對基本的學問如數學，生物學，地理，社會經濟的世界史，政治經濟及蘇聯的經濟政策等都有很好的基礎。在藝術的領域裏，除了通常的技術訓練之外，還研究藝術史和藝術社會學，所謂藝術社會學是對於社會發展各階段相聯繫的各種藝術風格之研究。

學生們活潑地參加大學裏或由各種藝術團體所舉辦的集會中的演講會討論和辯論會。他們分析西歐藝術最近的傾向，研究印象主義，超現實主義，及產業化的美國新近流行的趨勢中的理論與實踐的教義。他們也參加討論藝術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風格，和討論接受過去遺產的問題。他們常常被提醒去熟習過去的藝術。

學生所參與的一切這些研究和各種社會活動，教導他們去認識生活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使他們認識藝術是生活之一部。「爲藝術而藝術」的觀念在蘇聯，已被視為毫無意義了。蘇聯的青年都知道藝術是人類達到較完美的生活之一種方法。

蘇聯的藝術學生除了參加純粹學術的活動之外，還參加許多社會上的組織以發展其公民意識及組織才能。在他們的實習期間，還會被派到工廠，礦山及其他有關的機關裏工作。在那兒他們可以研究和實踐各種產業的工作之全部過程，可以與許多熱誠的技師及成名的藝術家接觸。他們一方面可以學到許多在學校所不能學到的知識，一方面可以與着實習時的社會關係取將來畢業後的工作崗位。這種教學法合「一」的方法，使「學校」與「生活」之間的牢固的藩籬打破了。

蘇聯的藝術教育方法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暗示，便是一切畢業生可以回到學校裏選習畢業後的課程。這應該成爲教育制度中一種正常的要點。假如學生在學習上有不足之處而使其不克成爲專門人才的話，教育的責任是應該有一種制度來補救這些缺點的。

——材料根據自 Jack Chen「蘇聯的藝術與藝術家」第二章。

卅五年十一月。

## 缺點戀愛論大綱

黃落伍

（甲）從很遠的地方跑來看乙，他們在一家旅館會到了。白開水剛喝過，兩人相對抽煙，談到另外一個問題。）

甲：一切事情都必須有個方法：許多人是說「方法」的，彷彿一切但憑自己的熱情與誠懇便可以作到。這其實是錯誤的，事物的發展必然有它一定的法則，我們不能否認這個。

乙：然而……

甲：你不必打岔，「然而」什麼？你以爲「戀愛」就不必講究方法嗎？你以爲「戀愛」是無條件的嗎？「這完全是

英國Courtaulds製造

有花點及全色  
之各種花緞  
如蒙賜顧  
請至  
CHOTIRMALL'S  
佐德毛爾士  
新加坡禧街四一至四三號

一般聰明的話，一般蠢夫的謔語。

甲：也不必「但是」，請靜心聽我說下去，假如你的嘴一定得動一動的時候，我請你再喝一杯白開水（他叫茶房）。許多年青男女，不明瞭「戀愛」的方法，所以一開始就帶着悲劇的氣氛登場，彷彿是上帝叫他擔任一個悲劇的主角似的，他無法擺脫這個使自己看來就已十分悲劇的角色之扮演，許多人原可以很愉快勝任的去演一齣喜劇，他（她）自己却一定要把它演成一齣悲劇，而且常常是一齣終身的悲劇。

乙：是的，但依你高見，怎樣方算是正確的方法呢？

甲：也許奇怪，我是一個「缺點戀愛論」者。從我的經驗，我的經驗證明，我的主張是不會錯的。



### 打荷包的結果

何非

乙：什麼？「缺點戀愛論」！這個名詞倒很陌生！

甲：我得首先聲明，這並不奇特，說出來實很平淡，平淡得你喝的那一杯白開水。但奇怪的是，若干聰明人竟無法想透這平淡。

乙：不要開玩笑，爽快一點說出來罷，你這優點論不是嗎？

甲：也許，假如我願意詳盡寫成一部書是不怕沒有銷路的。不過我現在却願講一點大體給你聽（他重重啣了一口白開水）。許多可憐的青年人，就是糊塗而且錯誤的。他們願意把對方作為他們的神，把對方看成至高無上英雄或者美人，他們心裏是想找「愛人」，而事實上是在找「主子」，他們雖極想成爲一個男人或女人的「情人」，而實際上却反而很容易成爲某一個男人或女人的奴隸。這種、悲劇的場面就不得不開始了。所以真正懂得「戀愛」方法的人，他（她）必須不被對方鮮明靈活的形象所迷，所掩飾，他（她）必須使他自己覺得自己不是「神」，而是「人」而且是個

平凡凡的「人」，（並非英雄或美人之類），同時，他（她）必須儘量發現對方的缺點，而絕不能在對方鮮明靈活的形象之前感到昏迷，色盲，若干可憐的青年人都是善於在自己「愛人」之前發昏的，每一個青年人都覺得自己的「愛人」是善美，無一處不佳妙，這是危險而且錯誤！因爲「人」終究是「人」，並非是「神」，「人」是無論如何總有缺點的，假使戀愛的時候看不出對方的缺點，以後相處日久就會各自看出破綻，結果是苦痛，衝突，兩人皆昏昏然開始從天堂上掉下來；有的自毀，有些成爲神經病患者，這究竟是誰的過失？所以我的主張是，「戀愛」一開始，便要找對方的缺點，絕對不要讓對方的優點擴張其效果，因而掩飾了他的缺點，——這是必須特別予以注意的，年青人發現了自己所愛者的缺點以後，必須加以考慮，譬如他（她）性情有些粗暴，生活有點不整飭，或者是太懦弱，不夠堅強；好虛榮，不謙實際……等等，然後再想想自己可不可以原諒或改造他（她），自己試想想：「我能夠忍受他（她）一時之氣嗎？」「我能夠使他（她）的生活習慣整飭起來嗎？」「我能夠使他（她）堅強起來嗎？」「我能夠改變他（她）虛虛榮榮的心理嗎？」……倘如你能够事先考慮而且把個個問題都解答這些問題，則你們的生活將永遠是愉快，輝煌，活潑，向上的。總之，所謂「缺點戀愛論」，簡單而扼要的解釋起來，就是在「戀愛」定要明瞭對方的缺點，而又有方法處理這些缺點，同時，自己已有缺點應當坦白向對方表示，彼此亦誠相待，沒有一點虛偽，沒有一點掩飾，那麼，這種「戀愛」就是永遠健康，愉快，向上的。

乙：還有沒有，聽來倒真是平淡而頗有趣味的。

甲：沒有了，我祇能說這「大綱」。

乙：那麼，請原諒我再提一個問題，在此大開真民主假民主聲中，究竟應不應該「戀愛」呢？

甲：這不是一個不應有的問題。

乙：對，對。我們再抽一支煙好吧！

甲：依計，依計拿開水！

### 流亡散記

蒙光

昨夜的恐怖，驚悸仍然佔領着每個人的心裏……

B河是廣闊的，河面是顯得那麼幽靜，但大家的心兒是沉重的，沒有談話的聲音，甚至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見。沒有規律的，雜亂的划船聲，咕咕的佔據了空間，偶爾，岸邊的白鷗鳥（西旁）被着驚而撲撲的飛散了，大家的視線都集中着牠，可是心裏也像牠一樣的蒼蒼。

大家都是懷着一樣的心情：要從死的此岸渡到生的彼岸。

在起落不均的划動中，兩隻船兒却急速的前進着，船裏唯一有的，除了一些破舊的物件外，滿滿地擠着三十二個，老人，少年人，婦女以及小孩子。

婦女小孩子都穿着不完整的破爛衣衫，男子赤露着上身；天空的太陽，像是偏要和一羣不幸的人兒施威似的。

——哇！喂！看你死不？

一個年青小夥子，嘩的拍着胸脯，跟着手掌的離開，一隻鮮紅的火蠟落在船裏，他雖然捨了下來，便用力唾着口水，呢罵着：

——你也要吸我的血，找你的祖宗去罷。

火蠟拋到船裏，雜亂的划船聲，又飛快的前進了。

——哇哇……

——呵，情啦，情啦，不要哭啦……

——阿嫂，不要讓他哭吧，勝仔鬼聽見，大家都要送死哪。

——爲什麼不給他他吸，真是……

做母親的，沒奈何的擠起衣襟，顯出鬆地下墜的乳房，塞進貪婪的小孩子的嘴裏，哭聲立刻靜止了；但是，立刻他又擺脫了母親的強迫，哇哇的哭聲又响起來，失望，焦急，母親感到無法了……

——吸呀，真的……

——給水他喝吧。

——給「都塔」（一）他吸吧。

於是，有的倒水，有的開飲罐，空氣充滿了緊張。

——你們看，那划來的船兒，好像是勝仔船啦。

——那裏……  
大家、約而約的呢喃着。

——或：或許……是吧  
大家不約而同的在默認着。

——出力啦，再過一個鐘就進C港了。  
船尾加上了機器似的，曳曳(口旁)的突進。

年老的洪伯說的話，好像馬達一樣，在大家的身上發生了無限的活力，真的！入了C港，就可免除慘劇外，受着莫大危險的威壓。

船機進了B河分叉的C港了！C港，看起來，不過三丈多闊，兩岸都是綠蒼蒼的「籐芭」(二)樹，很有秩序的排列着，好像用人工從岸邊泥濘上插起來的旗幟。不時，看見馬來人研着它的幹，拍着它的葉。當日寇統治時間，它總不可侵犯的哪，因為他是禁止百姓採伐的。但，現在是自由，雖然也還在恐怖裏……

進了C港，無數的大石塊，從大家的心裏落下來，咕咕咕的則響着，也跟着連帶下來……

——現在算是平安了，大家可歇一歇氣啦。  
洪伯拿他稀罕的煙筒，抽煙後說，汗珠兒從他那滿是皺紋的臉上紅紅的滴落。

——快要到了吧，不要放鬆。  
——到了此地，你還驚什麼，秋嬌，勝仔鬼敢到此地，我就敢和他「拉壯」(三)一下！

——吓，當心點，別大聲說。  
——不必就心了，此地那些「不穿褲」(四)的臭種，是不敢來的。  
洪伯吸着口煙，悠然的說。

——死勝仔，姓下的破鍋也要，妹妹的破屎布也要，死不完勝仔！鬼咬的勝仔！  
——我穿在身上的衫褲脫給他，他就抽出刀來在我頸上架着哪！看那鬼五年紀青青，却敢用這無法無天的事！  
——我也是這樣啦，他要我的衫我立刻就脫給他，我知道，勝仔心就是勝仔心，無事可講的。

——新張張夫婦的頭及亞四的頭，正是刺咱們們的鬼種！  
——咱們昨夜都走人山芭，不然，大家的頭怕就不見了！  
——亞張的，張嬌，四叔如有靈，應該向他們討命啦！  
——那楊嫂的衫，也被那短命鬼割去呢！  
——此仇不報，怎麼可以。

——在此地，大家切切記着，不可說勝仔殺的事，最好別提起！因為，現在我們到此地，正要求勝仔保護，向勝仔借居處呀。  
——老伯，我不要到勝仔的地方，我怕……  
——你這孩子，真儂！勝仔也有好處啦。兩娘！龍哥，早就住在那兒了，別怕，怕什麼呀！

——大家注意，到此地，不能講勝仔來，勝仔西。最好是別多說話，把憤怒放在心裏。  
——這樣，大家就裝啞了，是不是，洪伯。  
——也不是這樣說，有時也可以說，好像，「勝仔，咱們就用「不穿褲」來代替，「馬來人」我們就用「四則」來代替，只要大家說話能聽前顧後，那就不妨了，因為勝仔有的也會聽唐人話味。  
——老伯呀，快到了吧？

——遠遠啦，還要二個多鐘。  
於是，大家沉默了，一切都沒入靜寂中。  
咕咕咕的則響着，顯得有力而響亮。

船兒好像飛出，急遽的，迂迴的前進了。  
薄暮的時分，船進了羊腸似的小溪，兩岸的樹木茂密青翠，船有時，就在綠葉軟枝中茂密青翠的綠波中前進，織成天然的帳幕，看不見天空，如沒有從西方如沒有從西方放射出碎碎的陽光，簡直就成了黑暗的世界。

——孩子們，有的睡在媽媽的腿上，婦女們，顯得十分的疲倦和憔悴。有時船碰着岸邊，激烈的震動，使打盆(日旁)睡了起來，揉着惺忪的眼睛，一會兒，又重倒在打盆(日旁)睡了。  
——一個年青的夥子，手舉着口水，用力一擲，再抓住柴柄，用力的推着岸邊使船前進。

——唉，這是第一次，有生以來第一次，若沒有勝仔鬼的搶劫，殺人，我們就免受這樣的苦了！  
——勝仔鬼？鬼日本鬼才鬼呢。  
——是呵，如若沒有日本鬼來佔管這些地方，勝仔鬼怎敢出來搶劫，台(刀旁)入呢！  
——唉，你們還在說勝仔長，勝仔短，人家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你們還是靜靜為妙。  
——不說，氣又無處可洩呵，老伯。  
——空間更加沉寂，更加淒涼……但……

——我想還是怨美國飛機才是，若是沒有它來這樣轟炸，亂掃射，日本鬼雖壞也不會遭此……「不穿褲」的遠兒，你們說是不是？  
——唉，怨來怨去還是怨自己的命運不濟。  
——對啦，怨來怨去，還是怨自己的命運不濟。  
——怨什麼都無用，勝仔快來登陸，就是我們的救星。  
——如果早點來登陸，咱們也不會受這樣的苦。  
——丟了七八個月的炸彈，還不見來登陸，唉，唉，不知變的是什麼把戲！

——就來了，就來了，那邊就是靠船的地方。  
——洪伯站起來，好像總指揮，指着前面的土坡興奮的說。  
——船靠土坡，大地已籠罩着深灰色，人們的動作變成遲鈍而呆板……  
——登岸處，距離勝仔住處還要半個鐘頭路程。  
——大家展開四五小時沒用到的腿，好像涉了長途的駱駝一步一步的找着路

——痕跡：路，那是一片草原，被人們常常踐踏後變成的。好像一條漫長的蛇，彎彎曲曲的睡在這大草原中，路中有的突起樹根，有的陷進一個窟窿，一不小心，就要被摔倒了。有時又要穿過荒蕪的草原，而那一「三角草」，「劍草」，就會把你的脚吸住。有時又要穿過荒蕪的草原，而那一「三角草」，「劍草」，就會在你的身上，肩膀上，腳掌上，留下斑斑的痕跡，又痛，又辣……  
——當夜幕降下來的時候，一座長長黑黑的大草棚，出現在稀疏的樹林間。  
——雞，鴨，豬狗的喧嘩聲，也隱約可聽見了。  
——那座就是大厝，B坡一部份有錢的僑胞，都先走來此地啦。  
——洪伯氣呼呼地老練的說着。  
——我們早來此地就最好啦，免得搶得光光。  
——怎麼得呢，人家是有錢的人呀。  
——現在怎樣？

——那是沒可奈何的。  
——吓，不要說了。  
——大家的議論，被洪伯的話打斷了。  
——在勝仔厝裏，勝仔及先來此地避難的同胞們，把這一羣新逃難來的人物圍攏起來了，有的打聽港外的事情，有的詢問着被搶的經過的却來看看熱鬧……

——你們來此地住，第一訪不可隨便說，第二對勝仔要尊敬，第三各人去找地方安插。第四……  
——S頭家穿着鼓鼓的肚皮，比着手勢說。  
——S頭家——B坡的開要，當聯軍的炸彈頭一顆落下B坡，他是首先溜到此地來的。  
——你娘的，我們是逃難的呵，還要你這樣的教訓嗎？我們又不是小孩子呀！  
——炳水忍耐着憤怒，呢喃的說着。  
——於是，找熟人，找朋友，找勝仔——找一個安身的地方。  
——我們一夥——三位成人，兩個小孩，幸而由於朋友L君的情面，暫時得一個住處的所在，這是從走廊的另一邊，勝仔們厝谷，工作，休息的地方——約莫三丈四方，竹樓鋪的地板，行起來劈劈(口旁)劈劈(口旁)响，沒有牆壁，一望就見外邊的樹林……

——這一夜，天地下着淅淅細雨，氣候卻像祖國秋天那末似的寒冷；幸虧出走的時候，勝仔們存的麻袋十數隻——這就是僅存的行李了——枕頭用麻袋，被單用麻袋，麻袋代替了一切。  
——孩子們是大感到寒冷呢？抑是因難天來的變動而感不慣呢？一會兒，一會兒，就哇哇的哭了。  
——在孩子的啼哭裏，跟着就聽見悲低微的唱着催眠歌，夜是那末沉靜，悲低的心腸是在淒涼。  
——孩子的哭聲是停止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天空飄飄下了細雨，在淒涼的四周間，冷風帶來屋底下

——我深深地覺到生的淒涼之感了，我輕輕地爬了起來，無目的坐着。  
——「蒙，怎麼？睡不著麼？」  
——「蒙，怎麼？睡不著麼？」  
——「蒙，怎麼？睡不著麼？」  
——「蒙，怎麼？睡不著麼？」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我生怕聽她的不睡而就心，我掩飾着。

是一家，但門都是關閉的，因為他們的風俗，門是不能開着的，走開的另... (未完)

古裝歷史劇

長篇 虞姬 (四) 曹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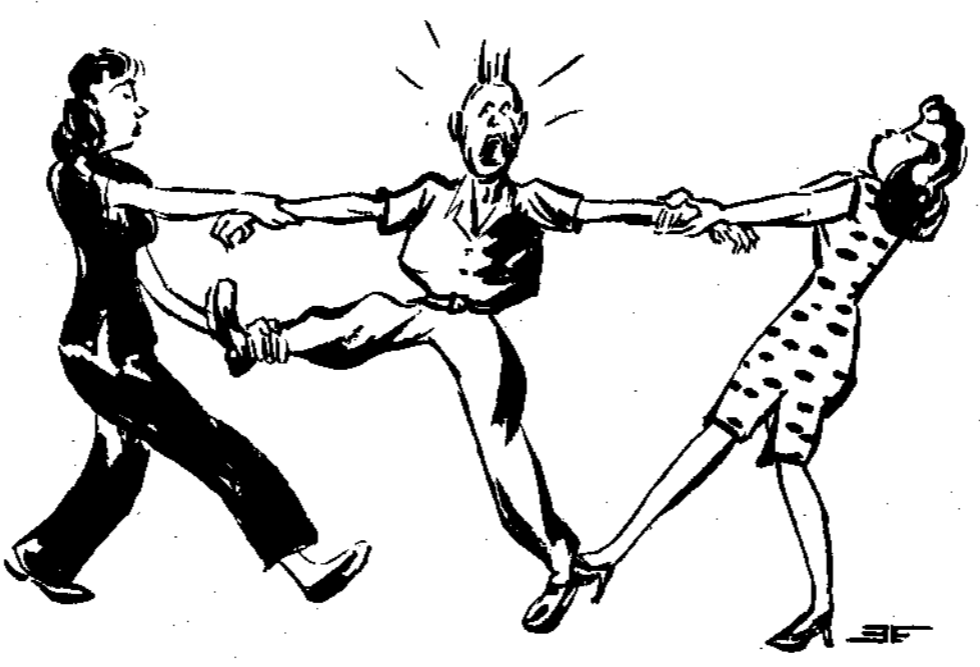
聲：(C) 喂，會不會到那已得楚地，所以把咱們家鄉的人招來當兵... 聲：(A) 胡說八道，劉邦能有多大勢力...

香：(驚慌) 姐姐！這此兵丁都說該下要保不住，他們想溜走，那我們怎麼好... 菊：(面目失色，半响不語) 走，棄女娘去。

菊：(傷感而沉痛地) 夜色雖好，只是四野俱是悲嘆的聲音，唉！秦王只恨無... 菊：(急掩飾) 沒有，你們看，這中秋節的月亮實在美呀！

香：(無知的搶着說) 是蟋蟀！ 菊：牠為什麼要叫，知道嗎？

香：因為... 菊：(忍不住辛酸) 不知道了！他們因為肚子餓了，得得吃，耐不住深夜的寒... 菊：(泣訴) 娘，請你再別騙着小菊，小菊早就知道娘娘很難受，很愁悶的...



多妻之累 何非

菊：(強忍住氣) 剛才我和小菊兒，在園子裏來看月亮，聽見四處都唱着楚... 菊：(吃驚) 什麼？你說什麼！小菊。

菊：娘娘你聽，又叫了。 聲：(歌) 鴻雁高飛，一舉千里，羽歸已久，橫絕四海... 聲：(哭音) 唉！連我的心都給他唱涼了！

羽：(泣然) 莫不是到那已得了楚地不成。(驚慌) 這便怎麼辦呢？ 羽：(點頭) 近待那裏？

羽：(安撫他) 現在是楚國中原的時候，捷足的人就先得到，偶爾的失敗，也... 羽：(驚慌) 大王何必如此灰心，稍遲延些日子，江東的救兵一定會到的，那...

羽：(驚慌) 大王何必如此灰心，稍遲延些日子，江東的救兵一定會到的，那... 羽：(驚慌) 大王何必如此灰心，稍遲延些日子，江東的救兵一定會到的，那...



姬：(強露笑容)大王，你不要講這種不吉利的話！我想敵人雖然勢取

目前只顧和我們作戰，那有力量去得地呢。(高興地)大王，你看今

夜的月色，分外的晶瑩，天空連一絲遊雲都沒有，真是：「人逢喜事精神

爽，月到中秋分外明。」今天是中秋佳節，我們應當喜慶，煩惱的事都不

好在，好在各位將軍分佈四圍防守……

「項羽始終悶悶不樂，心出一塊石頭。」天際升起一片片的雲霞

雲：(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在那兒？

雲：(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自語)天邊起雲了。

姬：大王不要這樣傷心！好在城下一偶，高崗絕處，敵人絕不容易侵入，慢

慢得機會，再想法破敵求救。趁現在月色清明，叫宮女把酒搬到這亭

子來，我們飲酒賞月，藉此消除愁悶。

羽：(苦不堪言)好，拿酒來。

姬：(向角落的宮女)去把廳上的酒搬到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指亭子)大王，這兒來。

姬：大王最好不要出戰！

羽：(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姬：(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羽：(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姬：(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羽：(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姬：(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羽：(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姬：(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羽：(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姬：(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羽：(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姬：(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羽：(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姬：(憤怨)：孤王已經決定了，和敵人死拼到底，誓要收回失地不可，(傷

情)不過……這一戰要再戰敗了，必定是夫要亡我。

香：好……(走)  
麗：(哭訴)再……見……吧……就……你……成……

「這道門呢？」  
「杜鵑啼。」  
「風聲，雨聲。」  
「感極傷懷的舉起劍自刎而死。」  
「(聞聲跑來救援)大王，不好了，娘娘自刎了！」  
香：(狂呼，向外招手)大王……大王……(奔近麗處)  
娘娘！娘娘！……

「項羽開步疾步返入，扶尸默然不語……」  
「烏江邊杜鵑長啼，流水嗚咽。」  
「風聲掠來微雨，浙浙灑灑，遠光閃閃，照着感極傷懷笑憐亡的臉。」  
「宮女垂首低泣。」  
「(感情突然奔放，嗚呼)賢妃！賢妃！……」  
幕徐徐落……

### 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

妙吉祥

有一天，我的朋友，金明法師由馬六甲寄來一本第七期的「南洋週刊」，他並且付了幾個字說：「我這篇『戒殺釋疑』法師看了之後，能指教我一點疑難嗎？這也可見金明法師的態度謙虛與求學的真誠！我當時雖然也回答了他幾個字，然而不多，因為彼此的程度我倆平日都知道了，故不贅述。

但是，我看見該刊「內容充實」和「裝訂美術」，向來標榜的，這一次也大破鈔拿出十塊錢的大鈔票請朋友代我訂一份來看看，同時也很想知那篇「佛教育論」歸來！大作的內容是怎樣？現在你們兩篇大作我都讀過了！然而使我破費這大元，心裏面還有一點放不下！最好是要求金明法師賠償我的小命吧！因為是你們兩個人無事來開玩笑，為甚麼要拉我這個無罪的人來「罰款」呢？真是豈有「彼」理！

話又說回來了，今天又拜讀過「戒殺釋疑之疑」的高文了，這也總算合算！但是「許先生」你真要感謝金明法師才對！這是遇到了他，若是遇到了我們別個「貴光頭」給你一個「白眼」——不采(目旁)。那你的含冤莫白沒有地方去訴！但是，現在却遇到了「棋逢敵手」和「騎虎難下」！我看你們二人這場官司要打甚麼時候才能夠結局？如果你們二人不是「棄權鏖空」想騙騙的話，那一定就是孔明先生那個「八卦陣」現在難說消消，將來或者會發生效力，亦未可知！好在該刊有關於宗教……等之研究及討論的一欄，所以筆者也歡喜來參加，和許先生高舉來做一個好朋友，桃園結義少了一個也不成事體，不知大哥和二弟能允許我這個粗而且直的老「張」嗎？

道他的一切。就是許先生我雖然沒有非會過，然而在那篇寫作上可以知道許先生不但是有豐富的學識，並且對於各種問題上的研究和討論多感覺有興趣！這是筆者很佩服的，而且也可說是我願意出來參加會——討論會——的動機。這裏，我先得打雙方戰友們一個招呼：除了「邊罵」和「邊諷」……的策劃不致同意外，若是研究「真理」這正是我們學者們應有的態度，也是文化界所歡迎的事！賢之許先生以為怎樣？現在我們就發起戰端，打動戰鼓，大家拱拱手就這樣交鋒來吧！

#### A 在殺的方面：

我的意思就是說：「要殺則一切人皆可殺，不殺則一切人皆可殺」，但是，為甚麼在「法律」上有應殺有不應殺的分別呢？這是第一點。

#### B 在取的方面：

我的意思就是說：「要取則一切人皆可取，不取則一切人皆可取」，然而，在「法律」上都有這一個分別：有應取者，有不應取者，這是第二點。

#### C 在淫的方面：

我的意思就是說：「能淫則一切人皆可淫，不能淫則一切人皆可淫」，為甚麼在「法律」上又有不應淫的規定呢？這是第三點。

我為甚麼要提出這三個「離門陣」來挑戰，正因為我附和贊同許先生的「提案」：——

「佛教徒要食一切東西都可以食，不食一切東西都不可以食，為甚麼這樣分別？「植物是可以食」而「動物是不可以食」？這不是「迷信」是什麼？是的。我贊成是「迷信」！因此，我也有一個極簡單的條件，依據清用胡蘆來，那就是上面ABC三段。要殺通通都殺，不殺一個也不要殺，要拿通通都拿，不拿一概都不要拿，要淫通通都可以淫(不但是別人)，不淫通通都不可淫(連老婆也不可以)！我這三個「離門陣」不但是許先生罵我這個「光頭」，連全世界的人都會罵我是「滑頭」！那我不是不負責任的！因為許先生說的：要食連人肉(不但是他人)父母的肉，兒女的肉，兄弟的肉，姊妹的肉，夫妻的肉，親戚朋友的肉，(那更不用說)，都是可大食特食！(冤枉！有誰這樣食？)不。不冤枉。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第三次大戰……乃至不知道第幾次大戰，請問許先生：這不「食人肉」是甚麼？許先生！我們在「兩南」時代，這種苦味還沒有嘗夠嗎？是不是惡意再來許一次呢？佛教徒們戒殺，是有「哲學」的深意，不必說是道德不可以一概都誣毀是迷信啊！許先生！這世界的大屠場上「互相殘殺」的當兒，我們大家來就起人鬼的「殺戒殺主」！這才是仁者之心，許先生能贊贊嗎？！前陣是未可限量！大約這一次許先生能夠贊贊，恐怕也是一「慈悲心」激發出來的吧！才肯和金明法師兩個和尚的「唱」雙簧」，做給我們旁人看，那是功德無量！請再翻看本刊第一期第二篇「競爭與互助」的高論，這才是仁者之心。金明法師！你是一個久經沙場的名將，為甚麼這一次會給許先生重重包圍，困得和鐵錘一樣的不得解圍！許先生是擺的「八卦陣」！他把「殺門」開開來，叫你贊(走旁)進去，你不死也要到解圍，你什麼不識破他的是「人乘戒」？你反自己贊(走旁)進「殺門」！說聲開戒嗎？好嗎！我來救救你吧！免得你「全軍失敗」！你要知道：許先生不是好惹的呀！他這一條「金鋼圈」纏住你使你進退維谷，到那時你不要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啊！好好吧！我來告訴你從「牛門」跳出來吧！——大來善降戒：(有可殺，有不可殺)一門不就跳出來了嗎？翻看「孫叔敖斬兩頭蛇對他母親說的」那一段故事，不就成功嗎？

「敬愛的明義君！如果你再把我家的「仁」字細細體會下去，當然會了解佛教「戒殺」的原理來，我並不是「強詞奪理」。佛學是「心」法，同時有大小乘之分，所以佛教徒在演講之時，每每是視聽而講話，古德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在普通的向那些智慧較低的老太婆講經，當然是以自身修養的法則為主，特別是「戒」——「貪」，「嗔」，「痴」，「殺」，「淫」，「盜」，「淫」，祇有佛學上的「大乘」，「般若」，才適合於智識階層的眾眾，敬愛的明義君！在你的善意指示之下，我希望你多看點與佛學有關的哲學書籍吧！最後我要奉敬你一句：「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古德曰：「千百年來禪底義，冤孽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日月劫，但聽屠門夜半聲」。敬愛的明義君！祝你內心上減少「殺生」的念頭。

### 讀「戒殺釋疑之疑」之後

梵如

讀南洋週刊第十期，許明義君再請教金明法師「戒殺釋疑之疑」。真是使我越讀越疑，以明義君的智慧，連佛教「戒殺」之粗淺的理由，也還在疑問，真是使我有點懷疑。明義君說：「我們不殺動物，也應當不殺植物才對，然而，顯然的這根本做不到，所以不殺生總不能施於下等動物，而是適於人類而已」。這也許是明義君不明瞭佛教「戒殺」的動機吧！佛教的「戒殺」，根本是站在「仁」字——大慈大悲的立場，認為世間一切萬物凡有血性者，都該需要一視同仁的。張子西銘：「民吾同胞，物我與與。」書：「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視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吾爾也。』」漢書：「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吾爾也。」漢書：「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吾爾也。」漢書：「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吾爾也。」

敬愛的明義君！如果你再把我家的「仁」字細細體會下去，當然會了解佛教「戒殺」的原理來，我並不是「強詞奪理」。佛學是「心」法，同時有大小乘之分，所以佛教徒在演講之時，每每是視聽而講話，古德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在普通的向那些智慧較低的老太婆講經，當然是以自身修養的法則為主，特別是「戒」——「貪」，「嗔」，「痴」，「殺」，「淫」，「盜」，「淫」，祇有佛學上的「大乘」，「般若」，才適合於智識階層的眾眾，敬愛的明義君！在你的善意指示之下，我希望你多看點與佛學有關的哲學書籍吧！最後我要奉敬你一句：「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古德曰：「千百年來禪底義，冤孽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日月劫，但聽屠門夜半聲」。敬愛的明義君！祝你內心上減少「殺生」的念頭。

### 復活

原作者：R.H. Davies. 陳以誠譯

棺材蓋還沒有蓋上，梅克昏昏迷迷地從棺裏坐了起來；低低地吟喚着水，她那兩個姐姐正在忙碌地跑來跑去，欣賞着那些新鮮的花朵，聽了她剛死去不久的妹妹突然說出話來，驚愕了一會，却走近去怒視着她，「水」響聲吃地真問她：「你要什麼水呢？」接着又集中全力迸出幾句：「以倒！以倒！你是死人哪！」

「哈！」梅克連連叫了一聲：「怪事！也許是她的神經系未曾死盡，所以會再坐起來；這就像我們平時的小雞，你把它鎖死了下來，它還會爬起來亂走的。」接着又不快他說：「這真是煩瑣的事情，簡直是玩把戲呢！我們就因為這把戲化了不少錢！」

說得對！——愛爾蘭的歐斯地里亞 (H. G. Wells)

和平了，還有明白的表像，報上的啟事，真是啟門閉！

「那我們何不自己動手將它搬上呢？」愛倫驚駭地說：「但這不是好事，我禁不起那種可怕的驚嚇。」

「我們不能這樣做，爲避免人言計，還是等到午後茶點時刻各人來了才說。」

「哦！愛倫像憶起了什麼事：「今早忘記了買冷火腿啦！」

「沙丁魚！」普達糾正了她：「這已夠了，送葬的人只須吃沙丁魚就好了，我們買不起火腿。」

「但肯文的嘴裏時時有牛肉，豬腿和牛肉餛飩，我們明天只憑沙丁魚是不夠請客的。」

「那麼就多買一品鮮魚罷！」普達囁囁着：「你忘記了我們在壽衣上化了多少錢嗎？十二金鎊，不折不扣；沒有人會批評我們吝嗇於葬儀的。我想如果我們比她先死，她也許會將我們罵得狗血淋淋的罷。」

「那麼，」愛倫似寬恕一個人的錯誤的神情：「她該算是享受了一次完美的葬儀了。」

「不，」普達不贊同地說：「她生前只認得男人與威士忌，這才是她的所謂享受。」

「不錯！如果她不是這般早死的話，我們的名譽也要爲她掃地的呢！」

說完兩人都約而同地望著那清冷冰涼的棺槨（木旁），她們是上了五十歲的孿生姊妹，同稱的披着一頭粗亂的頭髮，上面插滿了小鏡與尖塊的小鏡殼片，生成兩副醜陋的面孔，常喜在街上和教堂裏出風頭。

她們的父親，本來是個不成材的建築師，他與其女兒一樣，不肯信任銀行，所以把畢生所儲蓄的錢都放在地窖裏的某一塊磚底下面。

他已是一個廢人，因爲他的妻子早在五年前就死去了，以後的日子對於這孿生姊妹也無多大影響，只是她們的孿生姊妹，平時患了一種癩疾，半生不死地，苟延殘喘在他們眼中看來好像是有病視線的，但他們自認是有良心的人，所以也會有幾次把自己最心愛的蘋果，送給她吃，以表示姊妹間的心。

然而她終於死了，這是她們覺得又快慰又安心的事。因爲死是一件大事，她們就可以吹毛求疵，大事點綴，並且可以在葬儀遊行上出一出風頭，受大眾的注目。

「不過……愛倫啾啾着，假意地說：「她實在也太可憐了，死得太早了些……」

普達現着憂鬱的面孔，聽了她這般說，也不得不裝着悲傷的樣子以示附和。

她們好像同時中了魔術地哭了一會，接着又興奮起來。

來。這是一個極有的機會！想着，她們將可以像皇家的行列一樣，跟着儀仗招搖過市，走上整整二里的路程上墳場去，街道兩旁的屋子前將聚集着許多人爭相觀看；這種榮耀一生中曾幾何時呢？

普達下樓去了，去準備邀請送葬來客的食品，剩下愛倫在上面守棺，事情往往互相矛盾的，因爲她們滿心以爲死去的梅克又坐了起來，恐怖地環視四周，她的灰白的長髮開了，顯現着那光禿的牙齒；——因爲她一死去不久，姐姐們就取去了她全副的假牙齒，這副假牙齒值得十鎊尼（約一百元）——低低地吟喚着「水」。

愛倫慌了，跑到樓梯邊拉高嗓子叫：「普達氣沖沖地趕上來，手裏還抓着一塊割剩的麵包，疑感又憤激地質問她爲什麼大驚小怪。」

「她又活了，喚着要水……」愛倫絕望地呻吟着：「她也許未死呢！」

「胡說！普達像一隻噴着氣的吐舌：「醫生不是發了死的證明書嗎？」

但梅克用着哀乞乞的眼光環視着：「噯！——如果她沒有死！普達喘着氣：醫生得賠償我們的喪費損失，二十金鎊！」

她突然像發了狂似地衝到那死屍面前：「二十鎊！聽見嗎！我們爲了你花費了！」

姊妹倆在棺邊，怒瞪着那棺中的姊妹。

「睡倒！」愛倫在憤怒與失望之餘，命令着。

「是的，睡下去！」普達狡黠而又懇求地說：「梅克如果你活起來也只是半死不活的人，你是不適于活着的，不值得，你的前途是永遠黑暗，如果你比我们先死，那麼誰又會來照顧你呢！去！去！去！去！我們不久也要來的，那個世界比這個更好。」

「五個鎊尼，你的棺材，」愛倫爭得她姊妹的口吻，「看呀！多麼美麗，它還是解（木旁）木製的呢！睡倒啊！只有你才配睡這精緻的棺木。」

但梅克似乎不會聽得甚麼，她的硬白的眼漸漸現出了食婪的光彩，普達手中的麵包吸引了她的視線。

「麵包！」她喘喘地說：「麵包！」接着欣嘆一聲伸出了她的顫動的手。

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壞了她們，她們大聲地驚叫着，直到那死屍都閉進來為止，好奇的男人們圍攏着棺木畏懼地看那死屍的屍體，沒有人敢到把棺拉出來，也沒有人依她的要求給她食物。一些好事的婦人極力安慰着那對受驚的姊妹；她們的口裏揮着，嘴角掛滿了唾沫。

最後還是威爾夫人很有成見地提議叫一個警察來，一番粉飾之後警官約翰先生才出現了。

「普達，伊文斯，我聽見說死屍復活，那是甚麼？」

「在樓上呢！」普達見了警官，直驚了不少，剛才的恐怖念頭也消失了。

約翰警官用足力重重地踏了上樓，愛倫應過來了，

噙着眼淚地告訴約翰說梅克的怪現象。

梅克因爲衆人的擾攘，又得不到食物，所以又倒下了去；但當她看見警官俯在棺上用着判與與孤獨的目光看着她時，却突然輕輕地喘喘起來，好像是害怕，因爲她生前曾有一次爲了醉酒而被他逮捕過的。

經過了十分鐘的審思，約翰老成地宣告說：「叫一個醫生來看看得了，要我在這何處？」說完了悻悻地走了。

於是人們又漸漸地走動着，幫忙去找醫生。這件怪新聞一傳出去，遠近的人們就源源不絕地從門口進來了，普達和愛倫成了他（她）們的詢問中心，議論紛紛地，有的說她們遭了壞運，有的說化費了棺材，更有的說她們應該到海邊去休養兩星期以補償一番驚恐。

密史金醫生醉醺醺地來了，如往日一般，滿口都是威士忌氣味，他憤憤地瞪着梅克，走近去粗魯地拍她的眼皮張開，抓住她的瘦弱的腕，將她像玩具似地推來推去，末了，他說：「她還活着，這是很平常的事，並且用判罪的口氣限她在這幾天內可吃點水或牛奶。」

普達惡惡地質問他：「你不是發了死的證明書嗎？現在你倒賠償一切形費！」

醫生毫不理睬（目旁）睡了一口涎沫，滿臉地走了。

普達與愛倫於是號啕大哭，動個個人好像受了感動，也跟着哭了，正在這時候，承辦喪事的人汗水淋漓地趕了進來，說明翌日的儀仗已準備完畢，一切都順利；但當他知道了死屍已復活之後，他動氣了，他絕望了，他激怒地咒罵着，因爲他的生意在這冬季裏完全不利市。

她們倆已受了醫生的氣，現在又遭他的咒罵，激憤起來，把他像從樓梯上滾了下去，跑到門口時，還回頭來罵道：「棺材你別賣了，留着吧！我知你們早晚要用着它的！」

普達與愛倫只好認命，她們的鄰人勸她別煩惱，棺材可以放在床底下，如果用不着的時候，也可以拿來做衣箱。

這次梅克又僵硬地坐了起來，喘喘着：「給我一點白蘭地。」她懇求着：「還有我的牙齒，請還了我吧！」

普達與愛倫聽了相聲愕然；牙齒嗎？早已在商店裏賣掉了，但在那居居面前，說出來是很丟臉的，於是走近去安慰她：「噯！梅克！別鬧，靜靜地睡吧！你的心臟動作還未變完善呢。」

「牙齒！」梅克喘喘地說：「我的牙齒……」

湯美進來了，他是個活潑敏捷的新聞記者，看見了梅克，就拿出記事簿來詢問理由。

愛倫與普達好像是受驚若驚地驚呼起來，怎麼？新聞！那是出風頭的事！她們的名字從來沒有在報紙上顯示過呢。當湯美向她們要一張梅克的相片時，普達坦率地說：「她並沒有甚麼照片，但我可以給你一張愛倫與我的合照，在史海爾斯攝的。」

湯美吮了一下鉛筆尖，又問她們可有甚麼意見發表。

「噯，是的！」普達煩惱地說：「她何以要回來呢！縱使她復活了也不會幸福的，」她是個夢遊者，從來不能有一些兒安寧，她回來就是更加受苦罷了，這年頭！她生着，就好比一隻被備備瘦的老鼠一樣，記下去吧！少年人，至少這些都是實話。愛倫！去拿照片來！」

人們漸漸走光了，只剩下那對姊妹和他們的半死不活的姊妹，梅克還是坐在棺木裏喘喘着，疲乏與痛苦，使她的頭無力地垂了下來。她哀求着要人幫忙拉她出棺，愛倫被煩透了，走近她身旁狠心地說：「你要出來幹嗎？誰能像你這樣運氣可以睡在棺材裡？這種機會是難得的呀！你看，不是很舒服嗎？睡在裏面又清潔又乾燥，就好像在胡桃殼裏一般。靜些罷！你太虛弱了，還不能起來的，明天，或許我們會拉你起來……現在睡下吧！」

### 投稿簡約

- 一、本刊以自由公開之態度，無黨派門戶之見，歡迎下列各項作品：
  - 甲、論文、小說、詩歌、戲劇、翻譯、散文、小品、……等。
  - 乙、有關於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教……等之研究及討論。
  - 丙、各地方風俗人情及新舊傳說之報導與論撰。
  - 丁、科學智識及工藝製作等之介紹。
  - 戊、攝影、漫畫、木刻……等。
- 二、來稿請用格紙寫清楚，并加標點，勿用鉛筆，勿一紙寫兩面。
- 三、來稿請附填姓名住址。如係譯稿，請詳列原作者姓名及原文之刊名日期地點等。
- 四、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長篇附足郵資者可預先聲明）。
- 五、來稿以未經發表者爲限，刊出之後，概以現金致酬。
- 六、如有意見，歡迎函詢。當公開答覆。
- 七、來稿請按址書明寄交「南洋週刊」。

### 南洋週刊 第十三期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發行所：新加坡羅申申路四四號  
 每冊零售三角。

幽佈 楚翹場藝游洲星 皇建  
雅置 界世樂快麗築

仙 境	如 臨	體育館	綠 樹	香 花
--------	--------	-----	--------	--------

辦主會進促育體內 華中半時七晚每

賽環循球排籃女男

<p><b>李貴影相</b> 大坡大馬路一七三三豆腐街口 新世界 新世界 快樂世界</p>	<p><b>勝利大戲院</b> 日卅日九廿日八廿月一十 刻一時九 刻一時七 時三 名歌五支支支動聽 愛情纏綿歌舞巨片 <b>相思曲</b> 美麗小鳥李紅 主演 妖艷藝人白光</p>	<p><b>快樂大戲院</b> 日卅日九廿日八廿月一十 刻一時九 時七 刻一時三 雙料獻映 二部同時 <b>喋血荒島</b> <b>珠明島荒</b> A Double Feature Attraction Call Of The Jungle And "Roll Wagons Roll"</p>	<p><b>中國酒家</b> 家一第門入界世 清歌妙舞，夜夜換新 福建時菜，冷熱飲品 樂台壯觀，廳場宏潤 夜的去處，夜的享受</p>	<p><b>大同酒家</b> (內界世樂快) 二八零七話電 結婚禮堂 社團宴會 滬粵時菜 隨意小酌 雅爾雀局 天台茶話 招呼週到 歡迎光顧</p>
---	--	--	--	---

<p><b>第二台</b> 集合全星 馬來劇員 <b>馬來歌劇團</b> 妙齡女郎 表演艷舞</p>	<p><b>快樂舞廳</b> 舞池：新型 音樂：精靜 舞孃：多艷 客座：舒適 為全星唯一維持戰前票價之舞廳 每晚八時至十二時 茶舞：下午二時至六時 舞票：每元四張 多最孃舞 週最待招 美最瑣裝</p>	<p><b>八角亭</b> 南方唯一 <b>馬來歌舞</b> 馬來舞孃</p>
--	--	---

佈景戲服全新

**第四台**

**同慶粵劇團**

全體落力拍演

鄧秋俠 孔綉雲 郭非愚 翡翠玉 醒魂鐘 小蚨蚨 廖醒華 金碧雲 梁醒覺 小寶寶 陳偉文